

作者 :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 : 2021 年 9 月 18 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〈故事從家開始〉

感同身受

昨天見到一家人，讓我難以忘懷。

這是一位精神科醫生親自帶來做評估的家庭。病人是個年輕的少婦，患有憂鬱症。她上有父母和婆婆，下有一子一女，一家四代人，卻沒有丈夫。

據說少婦的婚姻，是在充滿矛盾和家暴中完結的。

這次會面，少婦帶來了她的母親和兩個孩子，開始時她們大部分的話題都集中在沒有出現的婆婆身上。原來這些孩子的太婆，長期生病，離不開她的養氣筒，也離不開她的外孫女，少婦每天都要長途跋涉去探望仍然獨居的老人。

她說：「剛剛看完她回家，又接到電話，說天要下雨了，還沒有把乾衣服收回來。我說：我已經到家了，你叫舅母她們幫忙吧！她就是不肯！」

太婆有三個兒子、三個媳婦，但是少婦說：「他們什麼也不管，以前還會送兩尾魚過去，現在只送一尾魚！」

那為什麼不找女兒（少婦的母親）？母親答：「以前都是找我的，現在我要工作，才找我女兒！」

少婦說起話來充滿活力，一點也不憂鬱。倒是埋怨一身毛病、腰酸背痛。她有「長短腳」，每步路都走得痛楚，又容易暈車。自己也要看骨科，正考慮坐輪椅，她怎有能力天天老遠地跑去照顧一個十分依賴的老人？

家中兩個孩子已經足夠她煩惱，姐弟互不相容。新冠肺炎不能上學，三人同處一室，母親形容是困獸鬥。

八歲的小兒子，胖胖的十分很可愛，卻患有多動症。他說話像個成人，但不肯離開母親半步。少婦說：「連洗澡也不准我離開！」

兒子一邊黏着母親，一邊又不停頂撞母親、摔東西、罵粗口。問他哪裡學來如此粗口連篇，母親代他回應：「都是學我的，我一生氣就會失控！」

十歲的女兒也爭着說：「媽媽生氣時會不停用刀斬自己，一身都是傷痕！還把我和弟弟鎖在小房間內，我們想制止她也不成！」

提到母親傷害自己，姐弟二人出奇的合作，你一言、我一語，拉着母親的手出示上面的疤痕，又要我們留意母親膝蓋上仍未復原的傷疤。尤其是父母家暴的那段日子，不厭其煩地把我們帶入他們的心路歷程。

姐姐：「爸爸晚上回來，他們就一直在爭吵，我和弟弟醒來靜靜地聽着，留意着他們的一舉一動……」

弟弟：「我怕爸爸會打媽媽，想去幫手，又怕他會打我們，不敢出來……」

母親：「其實他有出來幫手的，用小小的身體，擋在前面不讓爸爸打我……」

孩子那迫切的陳述，讓我們震驚，原來在他們的行為問題底下，藏着兩個對母親忠心守護的姐弟。

問起他們的父親，婆婆表示不歡迎，因為怕他帶來病毒。這才知道，這一家五口，包括公公在內，全部人都曾經染上冠狀肺炎，各自被安排在不同的醫院就醫。談起這個經歷，又是另一番滋味。一個緊密的家庭被迫分離了十多天，各自掙扎，婆婆還以為挨不過這一劫，弟弟卻是第一次經歷與母親分離。各人娓娓道來，這是我在疫情期間所聽到最震撼的一個家庭故事！

感動我們的不單是他們所經歷的困苦，而是這家庭的生命力。無論日子多難過，都沒有把他們打倒。尤其是女兒，即使明顯地不像弟弟在這家中那般受寵，仍然不斷地爭取發言！渴望有人聽到她那不常流露的心聲。

弟弟：「我最像媽媽，姐姐卻像爸爸！」

原來女兒小時被父親帶回鄉下生活了好幾年，被母親接回家後，始終很難融入。

少婦坦白承認：「我和我母親都覺得女兒太像父親，見到她就像見到她爸爸一樣！我剛剛聽她說話的方式就很受不了，一直想叫她停止！」

女兒面無表情，好像習慣了母親的奚落。其實她關注的都是母親的安危，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感受，但是母親在她身上只看到前夫的影子，這是很不幸的一回事。

母親說：「我也知道不應該這樣對待女兒，就是改變不了自己的感覺！」

她又說：「千萬別叫我去擁抱她，我做不到！」

我們並沒有提議她去擁抱女兒，只是問她從孩子的表白，有沒有了解多一些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？

她回答：「我一直都知道孩子的情緒很受我的情緒影響，這次聽了他們的心聲，就更加知道需要有改變！」

其實問題並非只是母親不能接受女兒，而是母女的距離太遠，母子之間卻全無距離。這樣下去，姐弟都會成長得十分困難。

經過這次評估，少婦的精神科醫生，決定把治療目標由個人轉向家庭，讓母子之間增加一點距離，而母女之間減少一分生疏。如果母親能夠平衡她的教導，

她自己的憂鬱就必有改善；而兩個無辜的孩子，也可以避免長大後成為下一個精神病人。

一位參與這個評估的治療師很感慨的說：「這也是我的家庭故事，直到現在，我仍沒有完全補償自己與女兒之間的糾結！」

其實別人的故事，反映的都是目擊者自己的是非恩怨；尤其孩子那種對家庭的執着，對歸屬感的渴求、守護、不離不捨，以及過程中的掙扎和衝擊！感同身受，才不會白白浪費一幕滋潤人心的親情流露！